

→ 散文

一缸荷与一缸菱

□ 许冬林

从前,在院子里养了一缸荷花。春三月,荷钱出水,亭亭举起一个个卷轴,慢慢在日子里摊开,成了小小的荷叶。早早晚晚,我就喜欢在那缸新荷边转悠。忽一日,觉得应该给这一缸荷请来一个邻居,不然显得太孤单了。

我一直觉得,在植物的世界里,水生植物是最有仙气的,如菱,如荷,如芦苇,如菖蒲……

就想到了养一缸菱角。生活在水乡,寻菱不难,春末夏初,菱角秧浮出水面,密了,会被农家扯上来,扎成一把,拎到菜市场卖。那菱角秧的根下常常还悬着一个牵肠挂肚的黑色老菱角。

我就买了一把菱角秧,又辗转寻来一口大陶缸,填了土,灌满水,种上菱角,让它陪在荷缸旁边,让荷与菱从此在对望中生长。

初夏的阳光无比明媚,特别有利于植物生长。荷缸里,荷叶一片片挺上来,仕女游春

一般,风起时,翠色罗裙飘扬。菱缸里,菱角的叶子渐渐就要铺满水面,它的叶子表面仿佛滚了一层蜡,闪耀着光亮。

这是一对相宜的邻居,仿佛两个气息相近的女子,彼此皆不寂寞。下雨的时候,雨水打在荷叶上,点点滴滴,泼泼洒洒,我仿佛听到荷叶们在讲一个悠悠远远的故事,讲给菱角听。不起风也不下雨的时候,荷与菱就各自静静生长着。有时候,小蜻蜓从荷叶上飞起,飞进了菱缸里,落在翘起的菱角叶上,仿佛殷勤的信使。

夏末秋初,荷叶从中一只只阁楼似的小莲蓬躲躲闪闪。摘莲蓬,剥莲子,给小儿吃,自己也吃。莲子清甜细嫩,仿佛初心。菱缸里,碎碎小小的白色菱花开过,粉红紫红的大菱角也隐身不得了。原来,荷与菱,都不曾虚度光阴,都捧得出自己的果实。

既是风景,也实用,两缸植物,在彼此的相伴里,让各自的生命呈现出最大的张力。

就这样,两口最朴拙的大陶缸之间,我的光阴,就像诗句里的江南,是莲也多,菱也多,水也多。当然,小心思也多。

常常会恍惚,是一缸菱陪了一缸荷?还是一缸荷陪了一缸菱?是我陪着这两缸仙气袅绕的水生植物?还是这两缸水生植物陪着我度过了寂寞的光阴?

在看荷赏菱的时候, 我的内心是饱满的,不觉得自己遥远,不觉得自己卑微,只觉得生之无限美好。这美好的感觉给人带来静静的欢悦,让人在欢悦中不忧不惧地生长。

生命,许多时候需要一种对望,就像荷与菱,就像我与两缸水生植物。我们并不总是孑然一身,我们需要有一个气息相近的生命,不远不近,与自己默默对望,无须多言。在这样的对望中,我们深深感受到自己正独一无二地存在着,感受到时间的流动里充盈着芳香和深远的情意。

有一年冬天,是深夜,我开车三个多小

时,穿过覆盖了深雪的柏油路回家。那一天,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。是那种气息相近的朋友,他们为我接风洗尘。窗外雪下得大了,路上雪积得更深了,可我一点都不急。我愿意大雪封路,把朋友困守在一壶热气腾腾的茶前。

在时间的无涯的水泊之上,我和我的朋友,彻夜长谈。我们是菱,是荷,是芦苇,是菖蒲……我们默然对望,彼此珍重。我们珍惜一次偶然的小聚,即使大雪压境,也不愿意轻易言散。

我大约是个两栖动物, 水生陆生都好。有时候,我热爱我这种纯正的孤独,不愿意被人打扰;有时候,我希望自己是一缸婆婆葱翠的荷叶,身边有一缸默默无言的菱在陪着。在最热闹的场合,我是一座寂寞的岛屿,独自怀拥万千孤独,只与头顶的星光相望。

在最孤独的光阴里,我努力长成一缸茂盛的荷,静静地等待着、相信着……

→ 长堤短歌

强国论

□ 罗继生

人无信不威，事无信不道。天之大孰束而久，国之大民公则繁。文致武惜！令行政通，正正则拳。无豺虎无觉于危，有强敌更有动力。态端无事不公，公利无所不畅。族雄威猛而震，强国求索漫漫。

欲要强其国，先要

强其人。欲要强其人，先要强其身。欲要强其身，先要强其志。欲要强其志，先要强其心。欲要强其心，先要空其脑，浴其身心之纯洁，洗涤贪欲之杂念，唤起公益之善心。民公群正，力齐国之强也，战之无不胜也。

五十有感

□ 郭宗考

少年有志未曾酬，
风霜逼逼催白头。
意志消磨尘埃定，
已知天命复何求。

人生难得贵适意，
莫让时光空自流。
闲邀同伴踏歌行，
且向三山神仙游。

→ 漫步经心

初秋的气息

□ 杜学峰

午后窗外的阳光火辣辣的,庭院里的向日葵宛如被梵高的画笔泼墨一般,浓烈炫目,个性张扬。向日葵在太阳的直射下,高昂头颅,追随着自己的梦想。

轻掩纱幔,将酷热关在窗外。一盏清茶,两只茶盅,兰香淡淡,心静如水。剪一段时光泊入心海,任往事消融;掬一捧清风静置身畔,让曾经再现。秋日,就这样徜徉在唐诗的魂魄里,静守在宋词的韵律中。

一直以来都喜欢品味唐诗那陶醉心灵、荡涤魂魄的清雅,喜欢委婉简约、绮丽圆润的宋词,喜欢写清澈安静的文字,喜欢将凝重的岁月过得简单清新,喜欢像孩子般将唐宋词词中的那一朵朵含露的花儿、一枚枚青翠的树叶、一株株碧绿的小草揽于怀中,与它们一起穿行在书海中,细细品味漂泊的滋味,静听生命的呼吸,感受幸福的气息。

在这个初秋的午后,在唐宋词句中邂逅那些深深浅浅的记忆,可以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我常常想,在当今社会,身边能有三五个可以在一起谈论文友的朋友,是上苍对我的怜爱。这三五个朋友,可以是平日里时常聚在一起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的,可以是不常见面却彼此牵挂的,也可以是神交已久却未曾谋面的。只要心心相印、息息相通,无论是宋朝那个在窗下独酌、想着人比黄花瘦的女词人,还是那个难耐心中傲愤,“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的李后主,都会为我们的灵魂找到一块可以安放的处所。

苍绿的时光、寂静的古墨、消逝的历史虽薄凉当,但泛黄的书顶上,还有余温从指尖轻轻滑过。何时何地,我们能忘了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?何时何地,我们能忘了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的周敦颐?何时何地,我们能忘了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”的陆游?

生活是一条温暖而躁动的河,生命是一次平淡而孤独的旅行。给心灵开扇窗,让心中的爱与暖慢慢汇聚,漫过忧伤与不快;给自己留一点转身的空间,抛开繁杂与尘世,缱绻与笔墨的幽香;给自己留一点梳理心绪的时间,闲时捧一杯清茶,享受一份悠闲与惬意,让心静静地泊在那一片澄明中,以一种简单的态度,活出一种独特的韵味。

岁月如水,无声无息地冲刷着年轮的河床,生命之歌就像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,跌跌撞撞却一往无前。行走在五味杂陈的人世间,静谧之时大多是在和灵魂深处的另一个自己对话。不想让自己背负太多的纠结,那就把身心交给纯净的大自然吧,让思维放牧于月光之下,静静地呼吸、遐想、轻吟,轻轻地闭上双目,在风中忘我,翩然飞舞……

流光易逝,淡如烟云。人生最朴实、最单纯、最平淡的幸福,也最值得珍惜。无论红尘怎样喧嚣,人生如何苦累,请放慢脚步,审视自己,在人生的渡口,让我们和最好的自己相遇。



荷之韵 (摄影) 汤青

→ 千千结

甜掉牙的记忆

□ 雷斌

现在的年轻父母,总是叮嘱孩子少吃甜食,担心坏了牙齿。而我小时候没有这种禁忌。相反,甜食是我童年最渴盼的美食。

小时候最盼过年,也盼家里来客人。

客人来,不会空手进门。少则一把糖块,多则一袋糕点,都是甜食,过年的麻叶、饼干、玉兰片等,也无一例外都是甜食。

秦湾的舅妈来了,穿着一件灰灰的对襟衫,一条深蓝又略显泛白的粗布裤。母亲见了,满脸喜悦,一边问长问短地将舅妈迎进门。我眼巴巴地瞅着舅妈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块放到堂屋的方桌上,却不敢贸然去拿。母亲说过,客人带来的礼品,是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吃的。母亲早已走近鸡窝,捡起四个鸡蛋去给舅妈打鸡蛋茶了。

鸡蛋红糖茶,是我们老家待客的礼数。鸡蛋,不能是两个。因为,“二黄”是故乡骂人的话。四个荷包蛋,含有四季发财的美意。

母亲煮好四个荷包蛋,放上两勺红糖,将满满的一碗鸡蛋茶双手奉给舅妈。然后,母亲招手把我叫到厨房,从锅里盛出一碗水,放一勺红糖,叫我小心喝。煮过荷包蛋的水,漂着薄薄的蛋花。我美美地喝着,那鸡蛋的香、红糖的甜,真是沁人心脾。

堂屋里舅妈的一碗鸡蛋茶一定是吃不完的。她总是在动筷之前,将我喊到身边,将其中的一两个荷包蛋,拨拉到我碗里。那荷包蛋,就像白色的荷花一样漂亮,中间的蛋黄,是流淌着蜜汁的花蕊,好看又好吃。

方桌上的糖块,母亲收进了箱子里,留着以后走亲戚时用。当然,母亲也会从中拿出一两颗糖块,放到我手上。我小心地剥下那花花绿绿的糖纸,放进书里压平展了当书签。糖块是从不咬碎了吃的,而是一直含在嘴里轻轻地吮,从傍晚一直吮到夜夜。

要过年了,母亲最繁忙的是熬麦芽糖。

煮一大锅碎米糊,里面放进早早晒制好的麦芽。母亲在灶膛添柴,在锅里翻搅。差不多从天黑熬到午夜,母亲才将熬好的碎米糊一瓢一瓢地舀进纱布袋,放到一个担架似的木架上,使劲地揉、挤、压,最终挤出大半盆的浆汁来。将浆汁回锅,继续熬制。锅里沸腾的浆汁渐渐少了,颜色却由白而赭,由赭而棕红了。

母亲熬糖,我就陪着熬夜,一直熬到那香香稠稠的糖稀起锅了,我便用备好的竹签搅起一大坨来,又嗅又舔。那香香甜甜的滋味,没有语言可以形容。

母亲是我们村子里的熬糖高手。整个腊月,母亲不是去东家帮着下麦芽,就是去西家帮着看火候,脚如风车转得快,脸如膛火一样红。

母亲一生勤劳、友善。她用生命的苦汁熬制出的一坛坛一罐罐蜜糖,香甜了我的味蕾,温暖了我的童年,成为滋养我人生的重要养分。

→ 流年光影

溜瓜记

□ 文夫

农村流行一句话,生瓜梨枣,谁见谁咬。也就是说,夏天地里树上长的瓜果,不经主人同意或瞒着主人拿点吃点,虽然不甚光彩,但也不是多大的事儿,与偷是截然不同的概念,因而对此行为,不叫偷,而是称为溜。一个“溜”字,显示了人们的宽容。所以,夏天一到,顽童们三五一伙,时不时地悄悄去溜瓜果,就成了贫困生活中的一件趣事。当然,干这事的多是男孩。

酷暑时节,坐在空调屋里烦闷无聊之中,不由想起了幼时那次溜瓜的经历。

那时还兴生产队,村里的地大多种庄稼,只留一小块地种瓜。为防人们去溜瓜,瓜地周围不种容易藏身的高粱玉米,多为红薯萝卜一类低矮的作物,视线开阔,利于看护。瓜地中央,常用苇席树枝搭起一个简陋的窝棚,俗称瓜棚,让看瓜人用以防晒避雨。看瓜

人坐在棚内,可清楚瞭望整个瓜地。对这块地,我们垂涎已久,白天常以割草为名,向瓜地方向运动。见有小孩来,看瓜人非常警觉,不等我们走进瓜地,他就走出瓜棚,大声地吆喝:“一边去,一边去,离远点儿。”几次尝试不成,几个人有些泄气,又不甘心。这时,玩伴中的头领汤司令说,晚上去。之所以叫他汤司令,是因为他比我们几个大两岁,胆子也大,长着一对深眼窝和两个大门牙,有点像电影《地道战》中的伪军汤司令。一说晚上去溜瓜,几个人不由得又兴奋又紧张。一个平时就小胆的一听,说话立马不连贯:“那,那,那啥时候去?”汤司令瞪他一眼,豪气地说:“喝罢汤来找我。”

晚饭后,夜色朦胧。几个人凑到汤司令家大门外,汤司令说声走,就领着我们到了村头打麦场上。然后,他爬到场边柳树上,折

下几条树枝,编成圆圈,让每个人戴到头上,像那时电影里我军战士打仗的样子。汤司令看大家戴好,说:“都跟着我,谁也不许说话。”这天晚上没有月亮,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,像无数双眼睛,风吹得路边的高粱叶哗啦啦响。心里虽有些害怕,但又不敢出声,只好跟着他走。快到时,汤司令向后一挥手,随后弓下腰,放慢脚步。几个人见了,也学他的样子,悄悄向瓜地摸去。夏天的夜并不很黑,去得又早,看瓜人正坐在瓜棚外乘凉,见有几个人影,猛喝一声:“干什么的?”这一喊不要紧,先是个胆小的扭头撒腿就跑,他一带头,其他人也跟着往回跑。快到村口时,汤司令说:“刚才去得早了,等一会儿再去。到时谁也不能乱动,特别是你。”说罢,他用手一指开始先跑的那个。

心里想着吃瓜的事,也顾不上瞌睡,几

个人就坐在打麦场上等等啊。不知过了多久,困意终于袭来时,汤司令催大家快起来。大家揉揉迷迷糊糊的眼,站起来跟着他走。快到瓜地时,汤司令说:“趴下。”然后,他向前爬去,就如电影里解放军匍匐着摸向敌人阵地一般。爬到了瓜地边,先停下静静观望,仍像解放军在敌人阵地前潜伏一样。爬的时候不觉怎样,这时一停下就感到蚊虫咬得厉害,又疼又痒,只好咬牙坚持。等了一会儿,见瓜棚里没动静,汤司令抬起右手往前一挥,几个人继续爬。爬着爬着,手就碰到了圆乎乎的东西——瓜。也不管熟不熟,先摘下来再说。手小瓜大,多了也拿不走,又怕时间长了被发现,因此赶快摘两三个扭头就往回爬。待爬到离开瓜地一段距离,两只手托着瓜慢悠悠地站起来,然后抱在胸前紧紧搂着,恐怕掉到地上摔烂了。好不容易一步一步一晃地走到村口,恰巧碰到正寻找我们的大人,被狠狠训斥一通,各自赶紧回家睡觉。

第二天早上起来,见手上腿上起了几个红肿的包,还有几条长短不一的血印子。这时也不顾身上的疼啊痒啊,找到夜里没顾上吃的瓜一尝,真苦!苦得上下嘴唇直打哆嗦。哎哟,娘哎,好不容易溜来的瓜却是个生瓜。从那之后,再也不跟人去溜瓜了。